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晉

王胡之

字修齡司州刺史先為庾公記室參軍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胡之

與殷浩等登南樓理詠亮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後與謝安相善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王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謝傳常稱之曰司州可與林澤遊在謝公坐詠離騷九歌辭曰入

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習鑿齒

漢習郁之後永和中西曹主簿温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

主簿符堅與諸鎮書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尅襄陽僅得一人半謂習與釋道安也習跛一足故戲之按堯時窳窳卦狝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習以為名故字彦威

習鑿齒孫綽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

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道安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荅曰四海習鑿

齒。當時以為名對。

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

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二人摘其語以為戲

習鑿齒詠燈詩云煌煌見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
風煒煒風與燈升降

孫綽

字興公與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
王右軍並與之游日營山水弋釣之娛
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孫興公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鼓吹
因自作天台山賦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啟云
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云恐此金石非中宮
商然讀至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

輒云應是我輩語

孫興公作列仙商丘子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
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儻逢
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述語人
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
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
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語言日誦

心悲。既成，示庾道愨。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桀、孫興、目公之曰沉，為孔家；金顛為魏家。

王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琳字弘道謝奉字也

殷洪遠融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

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郝隆字佐治，嘗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郝隆為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

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

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

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

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

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

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
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
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袁喬

字彥升小字羊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
湘西伯益州刺史簡文問孫綽袁羊何

如曰洮
洮清便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角枕燦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晉獻公好攻戰
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燦兮錦衾爛兮予美亡

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恢尚廬陵長公主主見
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袁宏

字彥伯小字虎為桓溫記室叅軍桓喚
袁倚馬前令作露布手不輟筆俄得七

紙殊可觀王
珣極歎其才

袁虎少貧以運租為業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
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船中諷詠
聲既清會辭文藻拔洝尚所曾聞遂住聽之乃
遣問訊荅曰是表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

也。其詩曰：周昌梗概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獸解紛，時與酒擣杵。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九唱，負此欲何之。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袁宏始作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廣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

風鑒散朗。或撥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溫泫
然而止

袁宏東征賦。都不道陶長沙。侃陶胡奴。範誘之狹

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

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

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

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宏機捷辨速。自吏

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

陽仁風慰彼黎庶
合坐嘆其要捷

桓宣武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宣武

命作北征賦。時王珣伏滔在坐。桓令滔讀其賦

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

德。奚授體於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

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

珣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

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寫字一句

足韵或當小勝袁即於坐攬筆盆云感不絕於
余心。泝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
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
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
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然袁每以為耻桓歎
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
屬如之

顧愷之

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悅之子小字虎頭後拜虎頭將軍桓温嘗言長康體中癡點各半世云有三絕文絕畫絕癡絕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
對曰松柏之質經霜彌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顧長康初為桓温參軍甚被親暱桓治江陵城甚
麗嘗從江口會賓僚曰能目此城者賞時長康
應聲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贈以二婢後
拜桓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
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

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顧長康作殷荊州

仲堪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颯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

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颯無

恙

桓南郡

玄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

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溪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

劔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

卧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長康好諧謔人

多愛狎之尤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珍之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畫人或數

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

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嘗賦神情詩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
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

戴逵

字安道善琴武陵王使人召之乃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十
歲時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
徒能畫終當致名中年畫行像甚精妙

戴安道既屬操東山而其兄逵欲建式遏之功謝
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逵曰下官不堪
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戴安道與王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

二物之間遂共為之讚曰醇醪之興典理不乖
古人既陶至樂乃開百客乘之隗若山頽自絕
群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惟無有懷

王珣

字元琳小字法護封東亭侯弟珉字季
琰小字僧弥兄弟皆壻謝氏王獻之為

中書令珉代之
時稱大令小令

王珣郗超並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
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
語曰顛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孝武帝崩王珣為哀策出本示其族子誕曰猶少
叙節物一句誕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云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嘆美因而用之

王珣少有才藝與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人為
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王僧彌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箠芳姿
過苦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
白團扇嫂令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歌曰白

團扇辛苦五流離是郎眼所見僧彌聞之問曰
柰何遺却芳姿應聲又歌曰團扇復團扇許持
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王恭

字孝伯與族子忱少相善齊聲見稱司
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上直上阿

大羅羅

清踈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
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
速老此句為使

孝武太元末王恭鎮京口民間忽有謠云黃頭小
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黃頭小兒欲作亂
賴得金刀作蕃扞又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
一旦去毛衣上被拉颯棲黃字頭恭字上也小
字恭字下也時王國寶諂事會稽王道子權動
內外恭與王珣惡之乃上表罪狀國寶遂舉兵
反詔賜國寶死未幾恭司馬劉牢之執恭斬之
悉如謠言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一爲王孝伯作誄
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其
文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
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旣爽
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
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也邦國
喪牧于以誄之爰族芳郁

桓玄

溫之孽子也小字靈寶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上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

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及
殷仲堪失職倚玄為盟主玄始得志嘗問劉
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嘗問劉
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
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
曰粗梨橘柚各有其美

桓玄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玄被召作太
子洗馬船泊

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
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
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
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連

隆安初殷仲堪為荊州刺史童謡云芭籠目繩縛

腹殷當敗桓當復時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
佺期結婚為援玄引丘擊殺之遂有荊州

桓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以

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元興初司馬

元顯稱詔伐玄玄遂舉兵反元顯軍潰玄入建

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時有謡云長干巷

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郎君謂元顯

也及玄敗走諸桓悉誅焉

桓玄既篡後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通身如墨相
和作籠歌云車無軸倍孤木繩縛腹芒籠目路
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聲甚哀楚日既夕
二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明年
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玄死果以繩
縛其屍芒籠其首沉諸江中又謠云草生及馬
腹鳥啄桓玄目及玄敗走江陵五月中誅如其
期焉

吳隱之

字處默小

附子王羲之子徽之敬

之一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

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

吳隱之介立有清操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為廣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
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
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于湖

亭之水

隱之嘗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義熙初廣州有童謠云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又云蘆生漫上竟天半蘆橙上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時盧循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安帝乃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循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果應天半之言後為劉裕所破竟不得入石頭其黨悉斬伐如草木之成積云

陶潛

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也在晉名淵明存宋名潛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為

彭澤令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時謂為潯陽三隱元嘉中卒世號靖節先生

顏延之為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稍就取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

淵明嘗於夏月高卧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
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
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
矣

淵明宅邊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賦詩曰結廬
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又曰秋菊有佳
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
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嘗九月九日出宅邊
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見白衣人檐酒至乃江
州刺史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歸

江州刺史檀韶請周續之與孝士祖企謝景夷三

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
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

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

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嚴已

二八懶惰故無匹何宣侯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份端佚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佚子垂九齡

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

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
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
皆笑
一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曰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

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有作淵明詩跋尾者謂

形天無千歲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

名也好銜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淵明詩晉

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元人鄧文原題其
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
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羲熙時貢師秦題云竹
杖芭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

前柳莫放飛
花過石頭

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
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
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
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
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
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
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脩

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
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淵明將逝之夕自作挽歌辭其一曰有生必有死
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
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
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
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其二曰在昔無酒
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

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相送出門去。歸來夜
未央。其三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
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峽。馬
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宅一已閉。千年不復
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
還其家。親戚或餘悲。它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
託體同山阿。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
自搖大鈴爲倡。使左右齊和。袁山

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
歌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

堯山堂外紀卷十二 終